

神州醫學社新編

葉批

溫熱經緯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四版

增批 溫熱經緯 (全三冊)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



著述者 海寧 王士雄 孟英

增批者 揚州 葉霖 子雨

印刷者 神州醫藥編輯社

發行者 北京 廣州 漢口 杭州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

增批溫熱經緯卷三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揚州葉霖子雨增批
青浦陸士諤校訂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

雄按此與下篇相傳為陳薛所著究難考實姑從俗以標其姓字俟博雅正之

雲間陳祖恭字伯平所註傷寒多有發明惟立論偏於清涼此治溫者頗具心得此風溫溼溫兩篇名溫熱病指南金山錢氏收入家刻叢書中此章為風溫溼溫總論何以將篇中悟及四時六氣之為病矣之下難經云傷寒有五之上昔王叔和云起至非特此也止二百四十五字刪去致文義不貫今補錄於下昔王叔和云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熱致來後人翻駁何不云腎精不藏之人至春易病溫至夏易病暑熱使能深入理滯矣

蓋聞外感不外六淫而民病常分四氣治傷寒家徒守發表攻裏之成方不計乎熱苦寒之貽害遂使溫熱之旨蒙昧不明醫門缺典莫此甚焉祖恭不敏博覽羣書廣搜載籍而恍然於溫熱病之不可不講也內經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蓋謂冬氣嚴寒陽氣內斂人能順天時而固密則腎氣內充命門為三焦之別使亦得固腠理而護皮毛雖當春令升泄之時而我身之真氣則內外瀰淪不隨升令之泄而告匱縱有客邪安能內侵是內經所以明致病之原也然但云冬不藏精而不及他時者以冬為水旺之時屬北方寒水之化於時為冬於人為腎井水溫而堅冰至陰外陽內有習坎之義故立言歸重於冬非謂冬宜藏而他時可不藏也雄按喻氏病皆起於冬而秋冬二時之病皆起於夏夏月歲積則熱邪不能侵與冬月之歲積而寒邪不能入者無異也故并漢謂夏月必獨宿淡味保養金水二臟尤為獨身之儀式焉即春必病溫之語亦是就近指點總見裏虛者表不固一切時邪皆易感受學者可因此而悟及四時六氣之為病矣雄按此論冬不藏精春易病溫之理甚通惟不知有伏氣為病之溫是其藏二家竟未細辨毋乃疏乎二難經云傷寒有五有傷寒雄按麻黃科要略明言有伏氣之溫熱冬溫春溫下此者更無論矣難經云傷寒有五有傷寒雄按麻黃科要略明言有伏氣之溫熱之外受者有熱病也雄按即暑病有溼病也亦曰溼熱夫統此風寒溼熱之邪而皆名之曰傷寒者亦早鑑於寒藏受傷外邪得入故探其本而皆謂之傷寒也雄按仲景本論治法原不察區別界劃甚嚴後人不察

內經又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蓋家咸謂冬令閉藏寒邪伏於腎中病不即發。至春陽氣大泄內邪之寒邪隨升令而外達。天來錢氏大非其說。矣。謂冬傷於寒者乃冬傷寒水之藏即冬不藏精之互詞。何得以此寒邪誤解。夫寒邪凜冽中人即病。非比暑溼之邪能伏處身中。故內經曰風寒之中人也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况腎為生命之根所關至大。安有寒邪內入相安無事。直待春時使發之理。錢氏此說獨開生面。先得我心。蓋晚然於溫邪之為病。由於腎精之不藏矣。非特此也。

原本春月風邪用事。之上有周禹載曰一百十二字。何以刪去。今補錄於下。

同知所播多致誤人。益余辨此專論。以期了於學者之心目也。獨是西北風高土燥。風寒之為病居多。雄按亦東兩地界水。淫熱之傷人獨甚。從來風寒傷形。傷形者定從表入。淫熱傷氣。傷氣者不盡從表入。故治傷寒之法。不可用以治溫熱也。夫溫者暖也。熱也。非寒之可比也。風邪外束。則曰風溫。淫邪內侵。則曰淫溫。縱有微寒之兼襲。不同眾列之嚴威。是以發表宜辛涼。不宜辛熱。清裏宜泄熱。不宜逐熱。雄按亦有宜逐。蓋風不兼寒。即為風火。淫雖化熱。終屬陰邪。者則又不可謂之陰矣。自昔仲景著書。不詳溫熱。遂使後人各呈家伎。漫無成章。而凡大江以南。病溫多而病寒少。雄按溫病亦多。投以發表不遠熱。攻表不遠寒。諸法以致死亡接踵也。悲夫。雄按篇中非伏氣之說。皆為節去。彙錄錄。後

風溫為病。春月與冬季居多。或惡風。或不惡風。必身熱。欬煩渴。此風溫證之提綱也。

自注春月風邪用事。冬初氣暎多風。雄按冬暎不藏。不故風溫之病。多見於此。但風邪屬陽。陽邪從陽。必傷衛氣。人身之中。肺主衛。又胃為衛之本。是以風溫外薄。肺胃內應。風溫內襲。肺胃受病。其溫邪之內外有異形。而肺胃之專司無二致。故惡風為或有之證。而熱渴欬嗽為必有之證也。三復仲景書。言溫病者。再一則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此不過以不惡寒而渴之證。辨傷寒與溫病之異。而非專為風溫發證也。雄按此言伏氣發為春溫。非冬春所感之風溫。故曰太陽病以太陽為少陰之

以再則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夫灼熱固於發汗。其誤用辛熱發汗可知。仲景復申之曰。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凡此皆誤汗劫液後變現之證。非溫病固有之證也。續云。若被下者。直視失渡。若被火者。發黃色。劇則如驚癇狀。時溼癩。

周禹載曰溫邪伏於少陰而達於少陽此雖宗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旨其實誤解內經也無論春溫冬溫終屬暴感時氣豈是少陰伏邪不過因少陰真氣先虧溫邪易於透襲耳其病多在春冬而不在夏秋者以夏秋暑溼熱三氣蒸動之時多病溼溫溼令蒸溼風氣不勝溼氣也惟仲景傷寒論之風溫是其人內蘊伏熱外感風邪風從熱化之風溫若作風寒誤表則風去溫勝故身灼熱風傷陽氣熱損陰氣故脈陰陽俱浮風泄津液熱傷肺氣故自汗出而身重多眠睡者熱勝而神昏也鼻息軒語言難出者風溫上壅湊於肺也是宜辛散風而涼勝溫若遽下之則傷感

若大重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亦止詳用下用大之變證而未言風溫之本來現證也按此言溫病誤汗熱極生風故曰風溫乃內風也非冬春外感之風溫陳氏不知有伏氣春溫之病強為引證原可刪也然病之內外雖殊證之屬溫則一姑存之以為後學比例然從此細參則知風溫為燥熱之邪燥令從金化燥熱歸陽明故肺胃為溫邪必犯之地且可悟風溫為燥熱之病燥則傷陰熱則傷津泄熱和陰又為風溫病一定之治法也反此即為逆矣用是不辭僭越而於仲景之無文處求文無治處索治敘證施治列為條例知我罪我其在斯乎雄按外感溫病仲聖雖未言而葉氏已詳論矣

風溫證身熱畏風頭痛欬嗽口渴脈浮數舌苔白者邪在表也當用薄荷前

胡杏仁桔梗桑葉川貝之屬涼解表邪楊云前胡桔梗一降一升以泄肺邪誠善然桔梗宜少用

自註風屬陽邪不挾寒者為風溫陽邪必傷陽絡是以頭痛畏風邪鬱肌表肺胃內應故欬嗽口渴苔白邪留於表故脈浮數表未解者當先解表但不同於傷寒之用麻桂耳

雄按何西池云辨痰之法古人以黃稠者為熱稀白者為寒此特言其大概而不可泥也以外感言之傷風欬嗽痰隨嗽出頻嗽而多色皆稀白誤作寒治多致困頓蓋大感壅逼頻欬頻出

停留不久故未至於黃稠耳迨大衰氣平欬嗽漸息痰之出者半日一口反黃而稠緣大不上壅痰得久留受其煎煉使然耳故黃稠之痰火氣尚緩而微稀白之痰火氣反息而盛也此皆

當用辛涼解散而不宜於溫熱者推之內傷亦然孰謂稀白之痰必屬於寒哉總須臨證細審更參以脈自可見也

風溫證身熱欬嗽自汗口渴煩悶脈數舌苔微黃者熱在肺胃也當用川貝

陰陷邪氣故小便難
目直視時或失溲若
溫鍼灼艾以大攻之
則風火交煽兩陽黃
灼其身必發黃大劇
適入心藏而如發驚
瀾且風從大出故時
時瘧癢乃所以為逆
也的是風溫誤表誤
下誤火之變證非風
溫初起之見證也海
濱謂此節宜刑識陳
氏不知有伏氣春溫
之病然雲間因味嚴
寒過熱之旨而海濱
又何嘗明伏氣為何
氣哉是以五十步而
笑百步矣
身熱畏風頭痛欬嗽
口渴脈浮數舌苔白
自宜辛涼解表海濱
忽參入醫礪辨痰一
節夫唾痰稀白因寒
因溼者多因大感壅
通者內傷虛損常見
外感則十百中或有
一二若泥黃稠為大
衰稀白為大感而質

牛蒡桑皮連翹橘皮竹葉之屬涼泄裏熱

此溫邪之內襲者。肺熱則欬嗽汗泄。胃熱則口渴煩悶。苔白轉黃。風從火化。故以清泄肺胃為主。

雄按苔黃不甚燥者。楊云故徐中言微黃亦具見斟酌治當如是。若黃而已乾。則桑皮橘皮皆嫌其燥。須易括

婁黃芩。庶不轉傷其液也。

風溫證身灼熱。口大渴。欬嗽煩悶。譫語如夢語。脈絃數。乾嘔者。此熱灼肺胃。

風火內旋。當用羚羊羊川貝連翹麥冬石斛青蒿知母花粉之屬。以泄熱和陰。

此溫邪襲入肺胃之絡。灼燥陰津。引動木火。故有煩渴嘔逆等證。急宜泄去絡中之熱。庶無風

大相煽。走竄胞絡之虞。

雄按嗽且悶。麥冬未可即投。嫌其滋也。以為大渴耶。已有知母花粉。足勝其任矣。木火上衝而

乾嘔。則青蒿雖清少陽。而嫌乎升矣。宜去此二味。加以梔子竹茹枇杷葉則妙矣。楊云藏藥細極微芒讀者

不可草草讀過

風溫證身熱欬嗽。口渴下痢。苔黃。譫語。胃痞。脈數。此溫邪由肺胃下注大腸。

當用黃芩桔梗煨葛豆卷甘草橘皮之屬。以升泄溫邪。

大腸與胃相連屬。與肺相表裏。溫邪內陷。下注大腸。則下利。治之者宜清泄溫邪。不必專於治利。按傷寒論下利譫語者。有燥矢也。宜大承氣湯。六是實熱內結。偏液下趨。必有舌燥苔黃刺

然施治鮮有不慎者。摘何氏之偏論作治感之法。程肆執寒涼於此可證。
海寰註願精當。楊註尤見細心。均宜參此節治法。多有可議。海寰之註。實獲我心。溫病下利。是邪之出路。宜可升提。祇宜清泄。奈近世醫者不明此義。每見着天便瀉。初劑即用升提。使邪氣逗留化而為痢。雖棉不已。是劑之所由來。醫為之也。良可浩嘆。但所載浦上林治其專人一案。未云浦以善用清涼為眾口所鑒。乃從事於景岳。而以溫補稱枉。道狗人惜哉。此偏論也。病有虛實寒熱。此祇宜清涼。而不宜溫補。即讀書在能訣其精華。棄其糟粕。不在此可讀。彼不可讀。景岳之謬。墜在泥執溫補肆

及腹滿痛證。兼見。故可以下逐熱。若溫邪下利。是風熱內迫。雖有譫語一證。仍是無形之熱。蘊蓄於中。而非實滿之邪。盤結於內。故用葛根之升提。不任硝黃之下逐也。

雄按傷寒為陰邪。未嘗傳化熱。最慮邪氣下陷。治必升提溫散。而有早下之戒。溫熱為陽邪。火必克金。故先犯肺。大性炎上。難得下行。若肺氣肅降有權。移其邪由府出。正是病之去路。升

提胡可安投。楊云小兒患疹必下利。與此正同。故溫病多既云宜清泄其邪。不必專於治病矣。

況有效嗽胸痞之兼證。宜葛根豆卷桔梗之所宜乎。當易以黃連桑葉銀花。須知利不因寒。潤

藥亦多可用。仲聖以豬膚白蜜治溫病下利。寓意草論肺熱下利最詳。學者宜究心焉。且傷寒

與溫熱邪雖不同。皆屬無形之氣。傷寒之有燥矢。並非是氣結成。乃寒邪化熱。津液耗傷。糟粕

煉成燥矢。耳。溫熱病之大便不閉。為易治者。以臟熱移腑。邪有下行之路。所謂腑氣通。則臟氣

安也。設大便閉者。熱燥胃津。日久亦何嘗無燥矢宜下之證哉。惟傷寒之大便不宜早解。故必

邪入於腑。始可下。其燥矢。溫熱由肺及胃。雖不比疫證之下不嫌早。而喜其便通。宜用清涼。故

結成燥矢者較少耳。憶嘉慶己卯春。先君子病溫而大便自利。彼時吾杭諸名醫咸宗陶節庵

書以治傷寒。不知所謂溫證也。見其下利。悉用禁葛升提。提而不應。或云是漏底證。漸投溫補

病日以劇。將治木矣。父執翁七丈。忘其字矣。似足立賢二字。薦浦上林先生來視。浦年甚少。診畢。即曰是溫

證也。殆誤作傷寒治。而多服溫燥之藥乎。幸而自利不止。熱勢尚有宣泄。否則早成灰燼。異待

今日耶。即用大劑犀角石膏銀花花粉鮮生地麥冬等藥。屬煎三大碗。置於榻前。頻頻灌之。藥

未煎成之際。先竿蔗漿悉飲之。諸感長見方。相顧莫決。賴金履思大力持煎其藥。至一周時服

竣。病有起色。遂以漸愈。時年甫十二。聆其言而心識之。踰二年。先君捐館。餬口遠遊。聞浦

疏。病有起色。遂以漸愈。時年甫十二。聆其言而心識之。踰二年。先君捐館。餬口遠遊。聞浦

抵清涼其書故多語
病而孟英之學識不
逮景岳其泥執清涼
脾証溫補亦與景岳
等惜哉

先生以善用清涼為眾口所燦。乃從事於景岳。而以溫補稱。枉道徇人。惜哉。然雄之完心於溫熱。實浦先生有以啟之也。浦今尚在。因其遠徙於鄉。竟未遑往質疑。義為恨。附記於此。聊志感仰之意云爾。

風溫證。熱久不愈。效嗽唇腫。口渴胸悶。不知飢。身發白疹。如寒粟狀。自汗脈

數者。此風邪挾太陰脾溼。發為風疹。楊云。白疹乃脾胃溼熱也。用牛蒡荊芥

防風連翹橘皮甘草之屬。涼解之。

風溫本留肺胃。若太陰舊有伏溼者。風熱之邪。與溼熱相合。留連不解。日數雖多。仍留氣分。由

肌肉而外達皮毛。發為白疹。蓋風邪與陽明營熱相併。則發斑。與太陰溼邪相合。則發疹也。又

有病中久虛。氣分大虧。而發白疹者。必脈微弱。而氣慄怯。多成死候。不可不知。楊云。此溼

雄按白疹即白瘡也。雖挾溼邪。久不愈。而從熱化。且汗渴脈數。似非荊防之可再表。楊云。此溼

之燥。宜易滑石葦根通草。楊云。斯合涼解之法矣。若有虛象。當與甘藥以滋氣液。

風溫證。身熱效嗽。口渴胸痞。頭目脹大。面發泡瘡者。風毒上壅陽絡。當用荊

芥薄荷連翹元參牛蒡馬勃青黛銀花之屬。以清熱散邪。

此即世俗所謂大頭病也。古人用三黃湯。九四主治。然風熱壅遏。致絡氣不通。頭腫如斗。終不若

做普濟消毒飲之。宣絡滌熱為佳。風溫證。身大熱。口大渴。目赤唇腫。氣粗煩燥。舌絳齒板。痰效。甚至神昏譫語。

下利黃水者。風溫熱毒深入陽明營分。最為危候。用犀角連翹葛根元參丹皮赤芍麥冬紫草川貝人中黃解毒提斑。間有生者。楊云葛根麥冬俱與證不甚登對。

此風溫熱毒內壅肺胃侵入營分。上下內外充斥肆逆。若其毒不甚重。或氣體壯實者。猶可挽回。否則必壞。

風溫毒邪始得之。便身熱口渴。目赤咽痛。臥起不安。手足厥冷。泄瀉脈伏者。

熱毒內壅。絡氣阻遏。當用升麻。楊云凡涉咽痛者。一用升麻。則邪入肺絡。必喘吼而聲如曳鋸。陳公想未之見耳。黃

芩犀角銀花甘草豆卷之屬。升散熱毒。

此風溫毒之壅於陽明氣分者。楊云仍即仲景所云。陽毒病是也。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乘其邪犯氣分未入營陰。故可升散而愈。

風溫證。身熱自汗。面赤神迷。身重難轉側。多眠睡。鼻鼾。語難出。脈數者。溫邪

內偏。陽明精液剝奪。神機不運。用石膏知母麥冬半夏竹葉甘草之屬。泄熱

救津。

鼻鼾面赤。胃熱極盛。人之陰氣以胃為養。熱邪內灼。胃液乾枯。陰氣復有何資。而能滲諸陽灌諸絡。是以筋骨懈怠。機關失運。急用甘涼之品。以清熱濡津。或有濟也。

雄按宜加西洋參百合竹瀝。

風溫證。身熱痰欬。口渴神迷。手足瘈瘲。狀若驚癇。脈弦數者。此熱劫津液。金

此節自註或有濟也。下七十四字未錄。今補錄之。而犀角寒涼中雜以半夏者。以燥熱之邪與寒涼之品格。而不入。故用半夏之辛燥。以反佐同氣。相求使藥氣與病邪不致如水火之不相射。所以金匱麥冬湯竹葉石膏湯內古人恒並用。

因木旺。當用羚羊。川貝青蒿連翹。知母麥冬。鈎藤之屬。以息風清熱。

肺屬金而畏火。賴胃津之濡養。以肅降令而既百脈者也。熱邪內盛。胃津被劫。肺失所資。木為大之母。子能令母實。大旺金囚。木無所畏。反侮所不勝。是以筋脈失養。風火內旋。癩癧驚癇。在所不免。即俗云發瘧是也。故以息風清熱為主治。

雄按可加元參梔子絲瓜絡。

風溫證。熱渴煩悶。昏憤不知人。不語如尸厥。脈數者。此熱邪內蘊。走竄心胞絡。當用犀角連翹焦遠志鮮石菖蒲麥冬川貝牛黃至寶之屬。泄熱通絡。

熱邪極盛。與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竄心包。偏亂神明。閉塞絡脈。以致昏迷不語。其狀如尸。俗謂發厥是也。閉者宜開。故以香開辛散為務。

熱邪極盛。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竄心包。偏亂神明。閉塞絡脈。雖是喻氏之言。而法以香開辛散。然熱極似水。一派烟霧塵天。蒙住心胸。不知不識。如人行烟塵中。口鼻皆燥。非兩解不能散其勢。再入溫熱之處。則人當燥悶死矣。且溫熱多燥。辛香之品。盡是燥。燥與熱門。立見其敗。且心神為熱邪蒸圍。非閉塞也。有形無形。治法大異。遇此每在敗時。故前人不能探其情。今補薛生白先生一法於後。極明雄黃一兩研極細。入銅勺內。又研提淨牙硝六錢。微火鎔化。撥勻如水時。楊云雄黃多而牙硝少。何能勻。急濾清者於碗。粗渣不用。凝定。此丹竈家秘製也。凡遇前證。先用陳雨水十碗內。取出一碗煎木通一錢。通草三錢。傾入九碗冷水內。又取犀角磨入三錢。或旋磨旋與亦可。每碗約二三。再將製雄挑二三厘入碗。冷與服。時時進之。能於三日內。

陳平伯溼溫篇原本較此本白文自註行

缺鈔誤不勝枚舉若逐條補正奈恨於違

幅惟擇其尤甚者補錄之庶幾稍識廬山

面目原本與吳本同者不再補錄以免重

複耳其層次層亂氣脈不貫處茲特細加

釐定俾讀者參觀互證不致誤入歧途蓋

英有知當許我為益友也

原本一節舌白下有或黃二字不引下有

此條乃溼溫證之提綱也十字自註星滿

甚多又義不貫今錄於下

自註溼溫證屬明陽太陰經者居多中氣

實則病在陽明中氣虛則病屬太陰病在二經之表者多兼少

之盡必有清痰吐出數枕而愈楊云據此用法當是黃一分而確六分也十救七八蓋此證死期最緩而醫人無他法每每付之天命牛黃清心而已可勝長嘆雄按煉雄黃法昉於游宦紀聞見知不足齋叢書

薛生白溼熱病篇雄按江本吳本俱作溼溫

雄按此篇始見於舒松厚重刻師醫秘笈後云是薛作章氏從而釋之而江白仙本以附陳作後吳子音溫熱贅言連前篇併為一人之書並不標明何人所著仙曰寄瓢子述且前篇之末有今補薛生白先生一法於後云云則此篇亦非薛著矣其江本所補一法又無薛生白三字且此篇張友樵所治酒客之案但稱曰余診言人人殊無從覈實姑存疑以質博雅

一溼熱證雄按既受溼又感暑也即是溼溫亦有溼邪久伏而化熱者始惡喻氏以為三氣者謂夏令地氣已熱而又加以天上之暑也

寒後但熱不寒汗出胸痞舌白吳本下有或黃二字口渴不飲雄按甘露消毒丹至最妙吳本雖出江本之

後無甚異同所附酒客一案云是其師治似較江本為可信也故引證但據吳本而江本從略

自註此條乃溼熱證之提綱也溼熱病屬陽明太陰經者居多章虛谷云胃為戊土屬陽脾為己土屬陰溼土之氣同類相召

故溼熱之邪始雖外受終歸脾胃也中氣實則病在陽明中氣虛則病在太陰外邪陽人必隨人身之氣而變為熱寒在太陰則惡寒傳陽明即變為熱

而不惡寒今以暑溼所合之邪故人身陽氣旺即病在二經之表者多兼少陽三焦雄按此二隨大化而歸陽明陽氣虛即隨大化以歸脾胃所病在二經之表者多兼少陽三焦

補病在二經之裏者每兼厥陰風木居相近也以少陽厥陰同司相火少陽之氣由肝膽而大陽明太陰溼熱內鬱鬱甚則少火皆成壯大而表裏上下充斥肆逆經曰少火生氣壯大食

即元氣也壯火者元陽之暴氣故反食其元氣食猶蝕也故是證最易耳聾乾嘔發瘧發厥瀉

陽三焦病在二經之裏者每見厥陰風木以少陽厥陰同司相火溼本土化鬱而生熱即兼大化故是證最易耳聾乾嘔發溼發厥而提綱中不言及者因以諸證皆非溼熱證始生之正局實乃溼熱病必有之變局也始惡寒者陽為溼鬱而惡寒終非若寒傷於表之惡寒後但熱不寒則人鬱成熱反惡熱矣陽不衛外則汗出溼擾清陽則胸痞溼霧上騰則舌白與熱相蒸則苔黃熱極則液不升而口渴溼盛則飲內留而仍不引飲然所云表者乃陽明太陰之表而非太陽之表太陰之表四肢也胸中也陽明之表胸中

之邪蒙蔽清陽則耳聾胸痞而提綱中不言及者因以上諸證皆溼熱病兼見之變局而非溼熱病必見之正局也必見之變證或有或無皆不可過若標之反使人迷惑也始惡寒者陽為溼過而惡寒終非若寒傷於表之惡寒有陽邪終非如寒邪之純陰而惡寒甚也後但熱不寒則鬱而成熱反惡熱矣雄按後則濕鬱成熱故反惡熱所謂六氣熱甚陽明則汗出溼中蒸溼為溼蔽清陽則胸痞溼內甚則舌白溼熱交蒸則舌黃雄按觀此句則提綱中熱則液不升而汗渴溼則飲內留而不引飲所指為必有之證也然所云表者乃太陰陽明之表而非太陽之表此則前病在太陰下必有脫筋應從吳本補入太陰之表四肢也陽明之表肌肉也胸中四肢氣於脾胃而肌肉脾胃所主若以故胸痞為溼熱必有之證四肢倦怠肌肉煩疼亦必並見胃之表證在脾其所以不干太陽者以太陽為寒水之腑主一身之表雄按肺為天處於上膀胱為水水環地極而處於下故皆為一身之表而風為陽邪首及肺經寒為陰邪先犯膀胱惟溼為沖土之氣胃為中土之腑故胃受之楊云此注奇情至理所謂語必驚人總近情風寒必自表入故屬太陽雄按陳亮師云風邪上受肺合溼熱之邪從表傷者十之一二章是溼隨風寒而傷表鬱其陽氣而變熱如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暑溼薰蒸之氣陽明為水穀中景條內之麻黃赤小豆湯蓋證是也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必由口鼻而入陽明為水穀之海太陰為溼土之臟故多陽明太陰受病暑少溼多則歸陽明必由口鼻而入陽明為水穀即三焦之門戶實一身之半表半裏也雄按此與葉氏溫溼邪由上受直趨中道故病多歸膜原章云外經絡內臟腑膜原居其中為內外交界之地凡口鼻肌肉所受之邪皆歸於此也其原內之膜也然邪之由鼻入者必先至脾由口入者必先至胃何以云必歸膜原則膜原乃人此不可解者也若云在內之邪必由膜原連外在外之邪必由膜原入內則似矣要之溼熱之病不獨與傷寒不同且與溫病大異溫病乃少陰太陽同病此仲景所論伏氣之春溫若葉氏按此注知有少陰太陽之溫病則與前篇風溫條例力非伏氣之論者斷非一溫人又不同者雄按文氣亦彼遊於此吳氏何以併為一家江本必欲相合強為刪改豈非自呈偽妄耶溼熱

必並見其所以不干
太陽者以太陽主一
身之表風寒必自表
入故屬太陽淫熱不
盡從表入故不由太
陽沉風寒傷營衛營
衛乃太陽所司表淫
傷肌肉肌肉為陽明
所主其有寒溼而亦
留太陽者以太陽為
寒水同氣相求也熱
溼之必歸陽明者陽
明中土大化從陽也
寒溼之邪每傷形溼
熱之邪恒傷氣故寒
溼附太陽治多辛熱
熱溼布三焦治用辛
涼要之溼溫為病不
特與傷寒不同抑且
與風溫亦異風溫乃
脾胃受病病必咳嗽
煩渴溼溫乃脾胃受
病病必身疼胸痞一
為燥熱一為溼熱也
而提綱中不及言脈
者以溼熱之邪脈無
定體或洪或緩或伏
或細各隨證現不拘

乃陽明太陰同病也。始受於膜原而提綱中言不及脈者以溼熱之證脈無定體或洪或緩或
伏或細各隨證見不拘一格故難以一定之脈拘定後人眼目也。陽明熱或見陽脈太陰溼
熱之證陽明必兼太陰者徒知臟腑相連溼土同氣而不知當與溫病之必兼少陰比例少陰
不藏木火內燭風邪外襲表裏相應故為溫病。此即經言冬不藏精春發溫病先由內傷而後
邪至春發出於太陽之溫病。藜藿中人多有之皆太陰內傷溼飲停聚客邪再至內外相引
兼少陰者出於外感風溫邪當上受者又當別論矣。太陰內傷溼飲停聚故曰脾虛生內
故病溼熱。脾主為胃行津液者也脾傷而不健運則溼飲停聚故曰脾虛生內
再感客邪非由腑及臟之謂若溼熱之證不挾內傷中氣實者其病必微。邪無所依傷雖患溼
溫治之。或有先因於溼再因飢勞而病者亦屬內傷挾溼標本同病然勞倦傷脾為不足溼飲
停聚為有餘。雄按脾傷溼聚易云有餘蓋太飽則脾用過速則脾滯脾氣因滯而少健運則飲
飢飽勞逸為飢飽勞役不但所以內傷外感執多執少執實執虛又在臨證時權衡矣

二 溼熱證惡寒無汗身重頭痛。雄按吳本下有溼在表分宜藿香香薷羌活
蒼朮皮薄荷牛蒡子等味頭痛者去羌活。雄按吳本無藿香香薷薄荷牛

自註下 身重惡寒溼遏衛陽之表證頭痛必挾風邪故加羌活不獨勝溼且以祛風。楊云溼

三 溼熱證有汗出二字惡寒發熱身重關節疼痛。雄按吳本下有痛溼在肌肉
不宜專用燥藥頭痛此條乃陰溼傷表之候。章云惡寒而不發熱故為陰溼雄按陰溼故可溼
屬熱不必牽涉及風此條乃陰溼傷表之候。章云惡寒而不發熱故為陰溼雄按陰溼故可溼
氏既知陰溼因見其香薷一味遂以此條為暑證之實據。總由誤以溼熱為暑也故其論暑連
篇累牘皆是影響之談夫七政運行有形可據尚難臆斷況太極無形空談無謂道遠反
刑去免滋眩惑

一格故難以一定之脈印定後人眼目溼

熱之病陽明必暴太陰者人徒知藏府相

連溼土同氣不特此也蓋脾本為胃行津

液若脾氣健運散布水精上輸於肺下輸

膀胱縱有溼邪安能

着留惟是飢飽勞復先傷中氣或生冷氣

搏內賦太陰以致健運失司溼飲停積客

邪再至過伏氣機病則倭怠痞悶有必至

者此皆先有內傷再感外邪非由腑及臟

之謂至於所感之邪為暑為溼為熱為風

或從內或從外又在治病者之臨證時權

衡矣

原本二節吳本同此本小異自註溼過衝

陽之表證下有然頭為諸陽之首七字原本三節吳本同自

註初犯陽明之表下

不為雄按吳本汗解宜滑石大豆黃卷茯苓皮蒼朮皮藿香葉鮮荷葉白通草

桔梗等味不惡寒者去蒼朮皮雄按吳本此句作汗少惡寒者加葛根

此條外候與上條同惟汗出獨異更加關節疼痛乃溼邪初犯陽明之表而即清胃脫之熱者

不欲溼邪之鬱熱上蒸而欲溼邪之淡滲下走耳此乃陽溼傷表之候以其惡寒少而發熱多故為陽溼也雄按吳本

下有然藥用滲利其小便之不利可知矣二句

④溼熱證三四日即口噤四肢牽引拘急甚則角弓反張此溼熱侵入經絡

脈隧中宜鮮地龍秦艽威靈仙滑石蒼耳子絲瓜藤海風藤酒炒黃連等味

雄按吳本無此條

此條乃溼邪挾風者風為木之氣風動則木振乘入陽明之絡則口噤走竄太陰之經則拘攣

故藥不獨勝溼重用息風一則風藥能勝溼一則風藥能疏肝也選用地龍諸藤者欲其宣通

脈絡耳十二經絡皆有筋相連繫邪由經絡傷及於筋則痠痲拘攣角弓反張筋由肝所主故筋病必當疏肝雄按地龍殊可不必加以羚羊竹茹桑枝等亦可芑伯云地龍靈仙蒼耳海風藤似嫌過於走竄不如於羊

耳海風藤等較妥或加鈎藤可乎

或問仲景治瘧原有桂枝加括蕒根及葛根湯兩方宜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耶今之瘧者與厥相

連仲景不言及厥豈金匱有遺文耶予曰非也藥因病用病源既異治法自殊傷寒之瘧自外來謂由風證屬太陽明義詳本論治以散外邪為主溼熱之瘧自內出謂由內風波及太陽治以息內

風為主蓋三焦與肝膽同司相火少陽生氣生於肝膽中焦溼熱不解則熱盛於裏而少火悉

有故略見惡寒及至發熱則惡寒當自罷矣用藥通陽明之表二十三字陽溼傷表之候下與吳本同

原本三十二節此本自註後附註兩條是原本七節中附註誤甚多補錄於下當與此本五節參互觀之

自註或問余曰仲景治瀉以有汗無汗分剛柔二症治用姜根桂枝湯及葛根湯二方後人屏而不問宜宜於古者不宜於今耶今之症者與厥相連仲景不云暴厥宜金匱有遺文耶余曰非也仲景葛葛湯乃未瘕時之治法非作瘕後之主方况近世所病之瘕由於溼熱者居多蓋三焦與肝膽司相火同中焦溼熱不解則熱甚於裏而少火悉成壯大

成壯大。大動則風生。而拘攣脈急。風煽則大熾。而識亂神迷。雄按設再投桂葛以助其風則燎原莫救矣。身中之氣隨風天上矣。而有升無降者。雄按治溫熱諸病不可不知此理。常度盡失。由是而形若尸厥。正內經所謂血之與氣併走於上。則為暴厥者是也。外竅經脈則成瘕。內侵膻中則為厥。瘕厥並見。正氣猶存一綫。則氣復返而生。胃津不克支持。則厥不回而死矣。雄按喻氏云。人生天真之氣。即胸中之津液。云。胃中津液不竭。其人必不即死。皆見到之言也。奈世人不治溫熱諸病。首宜瞻顧及此。董廢翁何病。更不知胃津為何物。溫散燥烈之藥。漫無顧忌。誠不知其何心也。所以瘕之與厥。往往相連。傷寒之瘕。自外來者。安有是哉。雄按此瘕即瘕瘕也。吳鞠通辨之甚詳。

暑月瘕證。與霍亂同出一源。風自大出。大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嘔。賊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竅入筋中則攣急。流入脈絡則反張。是名瘕。但瘕證多厥。霍亂少厥。蓋瘕證風火閉鬱。鬱則邪勢愈甚。不免逼亂神明。故厥。霍亂風火外泄。泄則邪勢外解。雄按宜不至循經而走。故少厥。此瘕與霍亂之分別也。然瘕證邪滯三焦。三焦乃大化。風得大而愈煽。則偏入膻中而暴厥。霍亂邪走脾胃。脾胃乃溼化。邪由溼而停留。則溼及諸經而拘攣。大鬱則厥。大竅則攣。又瘕與厥之遺禍也。瘕之學急。乃溼熱生風。霍亂之轉筋。乃風來勝溼。雄按木本上也。瘕則由經及藏而厥。霍亂則由臟及經而攣。總由溼熱與風淆亂清濁。升降失常之故。夫溼多熱少。則風入土中而霍亂。雄按溼多熱少。道其常也。余自醫年即見此證流行。死亡接踵。然聞諸父老云。向來此證甚稀。而近則常有。因於道光戊戌。歲一冬。論問世嗣。後此證屢行。然必在夏。熱亢旱。酷著之年。則其證乃深伏。夏末秋初而起。直至五六月。後始息。夫形粗者溼自何來。只緣今人。雖溼者多。暑邪易於每治。愈此。一朝猝發。遂至闔戶。治村風行。似疫。醫皆未知原委。理中四逆。隨手亂投。殊可歎也。余曰。未病前。親物皆紅。如火。噫。豈非暑溼。內伏欲發。而先露其機耶。或病前數日。手足心先覺熱。或者無一不活。而世人。不察。輒以薑附。殺之。不巳。值于楊云。道光元年。真荷此證。大作。一覺轉筋。即死。年十一。輒與同學者。日。飽。吟。之。卒。無。熱。多。溼。少。則。風。乘。三。焦。而。瘕。厥。厥。而。不。返。者。死。胃。恙。今。讀。此。論。則。醫。學。之。陋。不。獨。今。日。為。然。也。

余時年十一。輒與同學者。日。飽。吟。之。卒。無。熱。多。溼。少。則。風。乘。三。焦。而。瘕。厥。厥。而。不。返。者。死。胃。恙。今。讀。此。論。則。醫。學。之。陋。不。獨。今。日。為。然。也。

大動則風生而筋攣
脈急風煽則火熾而
識亂神迷身中之氣
隨風火上炎而有升
無降常度盡失由是
而形若尸厥正內經
所謂血之與氣併走
於上則之暴厥者是
也外竅經筋則成痙
內併體中則為厥內
外瀾滄痙厥遊現正
氣猶存一綫則氣復
起而醒胃津不充支
持則厥不回而死矣
故痙之與厥往往相
連也
暑月痙病與霍亂同
出一源風因大生大
臨風轉乘入陽明則
嘔厥及太陰則瀉是
名霍亂竅入筋中則
學急流入脈絡則拘
牽是名痙但痙病發
厥十有八九霍亂發
厥十無一二蓋痙則
風大閉鬱鬱則熱勢
愈甚不免傷亂神明
霍亂則上吐下瀉風

液乾枯。大邪盤踞也。轉筋入腹者死。胃液內涸。風邪獨動也。然則胃中之津液。所關顧不鉅哉。
雄按此理喻氏發之。葉氏暢之。實諸病之生死關頭也。在濕熱等病。尤厥證用辛開。泄胸中無
為扼要。然明明言之。而拘通虛谷之論。霍亂也。猶未知之。沉他人乎。厥證用辛開。泄胸中無
形之邪也。乾霍亂用探吐。泄胸中有形之滯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熱邪益熾。探吐而胃
液不四布者。風邪更張。終成死候。不可不知。雄按此條自註明以溼熱二氣。分疏。章氏妄道已
溫熱病為一證矣。蓋由未讀趙人之書耳。茲
於原釋中悉為訂正。而附記於此。以質宗工。

五 溼熱證。壯熱口渴。舌黃或焦紅。發痙神昏譫語。或笑。邪灼心包。榮血已乾。
宜犀黃粉。羊角連翹生地。元參鉤藤銀花露鮮葛蒲至寶丹。等味。雄按吳本無銀

花露
上條言痙。此條言厥。溫暑之邪。本傷陽氣。雄按此謂邪之初感。必及至熱極。傷入營陰。雄按雖
日久已從熱化。在氣。不能清解。必至傷營。則津液耗而陰亦病。心包受灼。神識昏亂。用藥以清熱救陰。泄邪平肝。為
務。雄按昏譫乃將厥之兆也。

六 溼熱證。發痙神昏笑妄。脈洪數有力。開泄不效者。溼熱蘊結胸膈。宜倣涼
膈散。四若大便數日不通者。熱邪閉結腸胃。宜倣承氣微下之例。章云。曰宜倣下

教人細審詳慎。不可孟浪攻瀉。蓋暑溼黏滯。須化氣緩攻。不同
傷寒化熱而燥結。須鹹苦峻下以行之也。雄按吳本無此解。

此條乃陽明實熱。或上結。胸膈。或下結。腸胃。清熱泄邪。止能散結中流走之熱。而不能除膈中蘊結
之邪。故陽明之邪。仍假陽明為出路也。溼重為夾陰之邪。或脈滿不得不下。須佐二朮。健脾燥溼